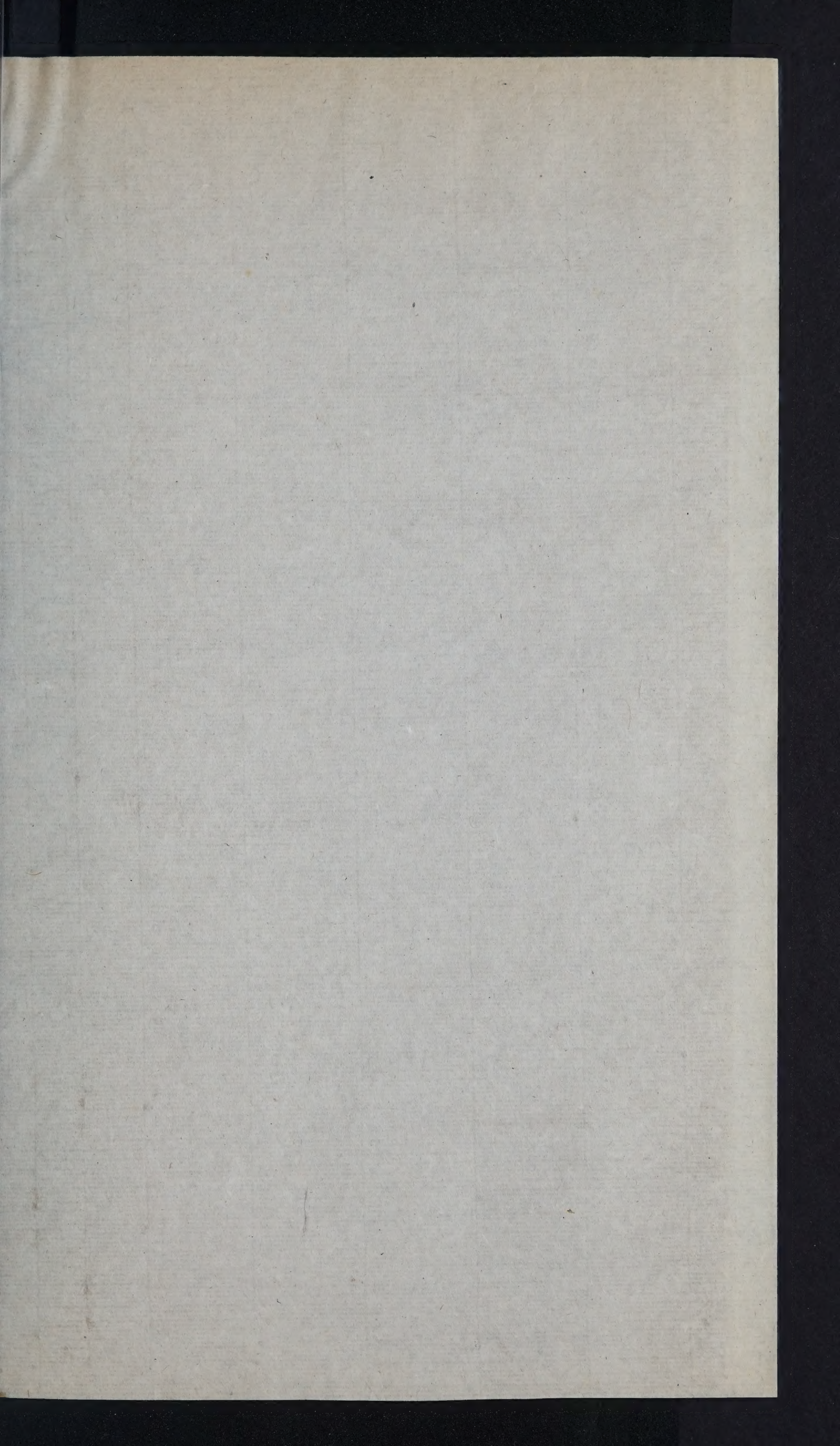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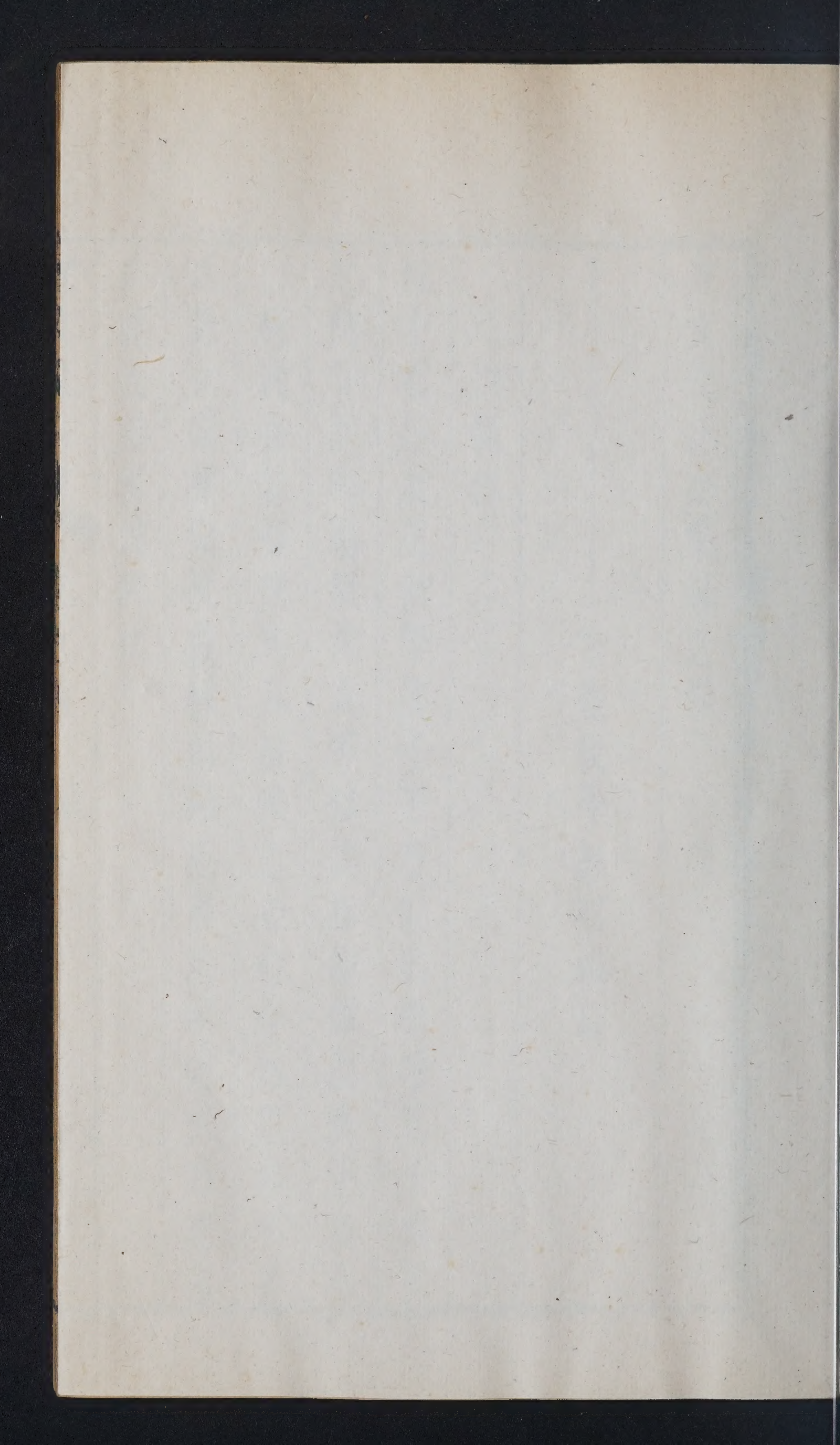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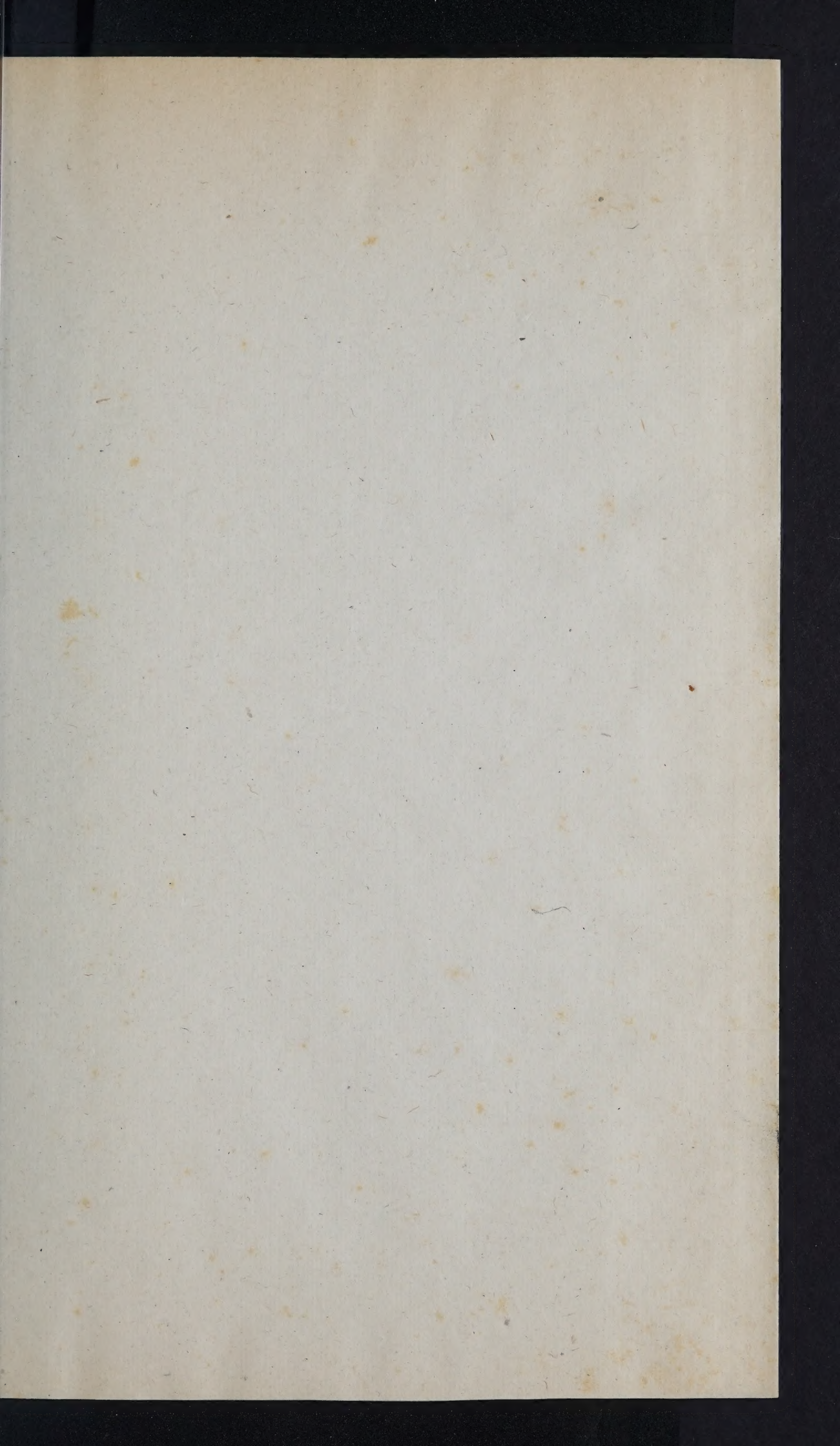






曾文定公全集卷之四

南豐後學彭期編訂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何也武王歎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黙定下民相助
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
所次序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
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
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乃與之
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
爲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陻之則失其性而
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
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爲是說者不獨蔽于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于經者亦且

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故

初一曰五行

其在人爲五事故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故

次三曰農用八政

政必協天時故

次四曰協用五紀

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

已矣、故

次五曰建用皇極

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

次六曰乂用三德

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

下之疑、故

次七曰明用稽疑

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於天故

次八曰念用庶徵

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于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

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乂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乂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於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於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瀦之則聚火爇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

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于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支所以不同者非一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是稼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

甘者凡爲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爲要言也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

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爲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于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

鐵曰此解最確

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蓋堯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

無算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作聰聽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又以作聽明爲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固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

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於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爲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獨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于聰明下
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爲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
也人豈有欺舜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己也
然而訪問反覆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惟
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
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
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
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則言之要爲可從而已也言爲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

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

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幸。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序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家國天下治。以是爲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于經者。莫詳于堯。蓋欽明文思。堯之得于心者也。克明峻德。有諸心。故

精微之論透徹無比

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于其心以至于身脩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于其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强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爲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爲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效上之所爲而已也養之于學

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爲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爲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效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堯之身而導之以效上之所爲者舜爲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愼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效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

爲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寛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寛豈迫蹴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爲之命令爲之典章爲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況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

刑之亦有叙説叙字妙

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廸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眚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爲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若我政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日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眚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梟之所棄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於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

不殺用刑如此其詳且愼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于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賓賓者非獨施于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

于征不庭伐不悛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此所謂彝倫之敘也。不然則彞倫之斁而已矣。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敘。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
有比德惟皇作極
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
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
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衆民無有以
淫爲朋人無有以比爲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
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
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

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其中不中其不協於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猷有爲有守而不罹於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

其從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煢獨柔不中者至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煢獨柔無畏高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立也蓋剛至於虐煢獨則六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六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于皇極于三德于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

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夔之教。冑子皐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爲者進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與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於汝家使無所好於汝家則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辜之則陷人於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爲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于富行之必始于家其先後次序

然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何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己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于己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

而不由徑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己者無偏則施于人者無
黨無偏無黨也其爲道也廣大而不狹吝王道蕩
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者施于人者無黨則存
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爲道也夷易而無阻
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無所背無
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無
側也其爲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
直也如是所以爲王之義爲王之道爲王之路明

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極者來而赴乎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于中也由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歸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國家天下可爲者也其可考于經則易之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于行

事則舜之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莫無由徑無狹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所會所歸之中以爲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爲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爲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遜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爲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爲類雖九然充

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于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于中其要未有易此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于大中旣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爲常是以爲順于帝其順而已人君之于言順天而致之于民故凡其衆民亦于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

而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尊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縣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由後之說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效于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

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柔克者柔勝
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者所遇之變
殊故所乂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何也人之爲德沈深潛晦者本于柔而剛有不足
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高亢明爽者本于
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正
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己與人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剛克之所有
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
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
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
○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
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爲九矣人君

于五事思無所不通聽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不允于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頗反側作好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禁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玉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窺其閒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

則爲側頗辟無所不僭矣故于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閒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于五事修皇極建而已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何也言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晦之二卦所以筮所謂凡七者也已命之以

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何也謀及乃心揆諸己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筮參謀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何也。從于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

違則不可以有作矣凡謀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爲吉又至于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謂各以其序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不蕃廡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爲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

至亦爲沴所謂一極無凶也于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徵凡言常者皆咎之徵也五事之當否在于此而五徵之休咎應于彼爲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于天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

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旣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

而王與卿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此者以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己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徵之所集也己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徵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畏天變盡人事也

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徵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于念用庶徵無所當而于言爲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爲九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爲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於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

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于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于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于不善可知也覗此以

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于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于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于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于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于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于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幸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

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于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于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于六府言修則箕子于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于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于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于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于九疇言庶徵之與

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爲大法也

歸震川曰昔王荊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

劉二至曰貫通經典中邊皆見無一非先聖微言程朱以前此種文字絕少其間表章大學又開程子之先不似昌黎之少原委矣若盛德之至統爲性反之成尤爲獨得說用刑一段反覆曲折深得聖人之心○當合王介甫歸熙甫作參看

愚按公究心經學看得天人性命內聖外王道理透徹分明故能旁通博考敷演詳析橫說豎說一以貫之不特補箋疏所未備且爲傳註開宗紹先聖之微言非先生其孰與歸

第一葉常理所以序原本以 作次今從唐本作以第八葉禮義義字原本譌作儀第十四葉小註惟皇之極之字原本 譌作六第二十三葉小註原本兩任責字唐本俱作責任



玉蓮居曰子法制度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荅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廼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

數中論其義言其意曾王兩公之學尤深于歐蘇蓋與濂洛同時而興矣

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況于師者何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于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廼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于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于古之

翹日理本顯白人自誤解耳然非先生不能拈出

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于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王遵岩曰此文根據經訓以爲搭擊之地而措詞嚴健復存委曲是絕好文字

茅鹿門曰嚴緊而峻

愚按前段引經斷義條分縷析以後釋坐論之誤再引朝燕皆坐皆立之禮以證之說得何等明快可補箋疏所不及

唐荆川曰潔

王氏志堅古文瀆編評曰石林燕語云國家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耳後遂爲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荆公爲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讀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韓持國刁景純胡宗夫爲院判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益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惟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此議當在熙寧初鹿門謂當因伊川爭坐講而發按兩人原不同時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

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

經世之文議論何等弘暢

上之報本于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于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于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

孟子曰仁人之于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于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

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之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也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祖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于古矣何其野于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茅鹿門曰亦合經典

愚按禮經不明宗法紊亂已久公獨考究精詳推原帝者功德廣親親之法大約宋時含于傳弟于宗法既不合而親親之恩從可知矣豈亦有爲而言之乎

唐荊川曰列辨格　又曰不窮

狥於上有以字 慶上有之字並依文編
獨居者五十三人下有也字從文粹

唐日解書

爲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于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

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
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
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
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
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
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
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于古今誠由所知者近
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

茅曰轉

劉曰妻字舊俱誤作父母二字今照儀禮改正

二上之意也若于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退于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于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于其父母服則爲己則名爲所後者則是名與實

此段尤足折服衆喙

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

此一轉更明晰

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

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

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

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

于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爲無

精

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

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

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

王曰凡爲文援引前人之議須要自有機軸斡旋入手歸于自成其言如曾王之于文是已

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

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于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于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後者爲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

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欲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乃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爲重

王曰其精乃經義之至而于文文自爲家也

劉曰王遵岩謂記禮之文自不得不曰爲其父母是誠然矣然

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此見于經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

未嘗有伯叔父母之稱安可謂[illegible]之強說

蔡義以謂宣帝親諡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于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于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由後之身所以有

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由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于前世議論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于經見于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于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

者爲屬而變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議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議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

此段分晰最明王道豈乃謂皇考通稱之文者不必入辨何也

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唐本無則字）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于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

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于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于禮而不可者也達于羣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者施于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于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沒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于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

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于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于禮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册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

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盖由不考于禮而幸其私見○也故采于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搉焉

茅鹿門日引據最嚴密蓋以濮園之後故有此議愚按援經據典發出繼祖收族二義爲後大旨瞭然又引後代議禮明文而折衷其至當參以議禮之失詳加辨晰非出經入史熟于典故安能有此議論

劉二至日自出機杼絕不借資扮澤然引經證史俱極有根據以斯知貴獨標位置也又貴貫穿衆家方爲至文○當時濮議歐公亦主此說後歐公有未見此文之蔽揆理度情實爲確論議禮家皆當讓一頭地○宋元紀事本末于濮議錄歐公爲後或問上下篇及公此議而不及其它亦知其持論之正矣

唐荊川日辨晰

續編云此議成南豐以示歐陽公公答書日辱示

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賛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于習見閭閻里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羣口諠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于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

原本〔名則爲所後〕無則字〔則是名與實〕作是則〔制服〕制字作製〔故爲人後〕人下有之字〔爲之降〕爲下無之字〔蔡義〕漢宣帝時人蔡譌祭〔古今之常理〕今譌人第二〔變革〕革字作葦變是又以加皇號脫又字〔擢〕原譌作確以上譌脫茅本與原本同並依唐荊川文編增改〔爲其父母報〕係引儀禮唐茅本皆同原本報字譌作服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

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

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字從呂本○原作足何楊希洛云疑作卒何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

王遵巖曰不但文字好于事情亦深切漢文亦不過如此

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

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

茅曰又深指利害之極

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

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

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
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
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
于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
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
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
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
失況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
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

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

（一總）

（劉呂大學問大經濟說得痛快淋漓）

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于上天意悅于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眘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

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

古今謀國者當三復斯語

日過慮將來而先安受目前之慘禍者古今何限　鍾

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
糴米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
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
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
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
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
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又總結
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
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

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唐荊川曰前後整齊照應　茅鹿門曰予固大議其剖析利害處最分明

鍾伯敬曰坐給升合之食是惠而不知為政賜錢貸粟使人人復其故業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百姓長計者矣

劉二至曰經濟巨手於此議見之○越州趙公救災記救災之法可以傚行者救災議則救非常之災議論尤為闊大一議一記並堪不朽○議論一層進一層無衍字無複句其複說處愈見精神前段說害如長江大河滔滔莽莽後段說利如激湍飛瀑聳動心目不覺其複矣眞天下奇觀末以義利之辨作結大儒之言不同管商

愚按此議膾炙人口古今選錄最多然舛错不一公文佳處每于疊句耐人尋繹此篇疊句凡三見而類稿新舊本俱脫落如不久行三字荊川文編載之他本不載空近塞之地文鑑文編文粹文鈔並載之又天意悅于上文編文粹俱有疊句而文鑑文鈔亦不載前段出于無俚文鈔俚作聊後段諸本作上獨能保其富類稿上作國諸本作古人有言文鈔類稿俱無有字斗增一二十錢諸本俱同而文編作斗增三十錢費錢五鉅萬下諸本皆有貫字文編無之集中脫訛往往如此可見古人文字之難校讎也

唐論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更改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闇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漢之亡而疆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

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

劉曰三代以下皆以此爲迂所以不得見唐虞三代之治

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

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愷之于舜伊尹之于湯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後千有餘

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劉二至日論有唐一代之事而上下數千年無不了了筆下堪與史漢並驅若識力則超軼前後矣〇因君而及民因民而及士讀至末幅覺煙波浩渺一望無際〇說先王之治眞正是王道而非霸術此等識見非佗家所知此等筆力非佗家所及宜乎茅鹿門以爲文格似弱也

愚按先論唐以前事見先王治法廢壞已久后入太宗歷叙其治之盛而歎其不能復古于願治之中更有世道盛衰之感是置身三代以上方見得如此親切

唐荆川曰逐段連貫說下

朱文鑑[太宗]下多太宗二字作另提一句[有兵之名]上多兵字對上民字[萬里]作萬國[文武之後]下有者字原各本並脫訛應從文鑑[孟子]各本並作孟軻前後兩[又有治天下之效]上唐本並多而字

孫曰冐起正意後多作辨難法

此句一篇骨子

入事作虛案

斷一句

書魏鄭公傳後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

一段言諫諍不可少

筆意層折

一段言古賢相俱善諫

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

劉曰論世特識

於遼東之敗而始悔鄭公不在世未常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常掩

一段言古暴君不用諫

正色危言聆之悚然

設一難

又設一難

焉至於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

茅曰以下三轉極精

子固本旨在此



文設一難皆隨難隨解見古良臣俱有諫諍以咏歎作結其推許鄭公處使讀者穆然深思

是也何則以焚其稾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稾之所言其在正衰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意以誠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此轉尤痛快

應起處跌宕有情

茅鹿門曰借魏鄭公以諷世之焚稾者之非而議論甚圓暢可誦

錢牧齋題歸大僕文集曰熙甫上公車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偶拈此文挾册朗誦至五十餘過聽者欠伸欲臥熙甫沈吟諷咏猶有餘味嘉定徐宗伯毎歎先輩好學深思不可幾及如此

孫執升曰臣能進諫君能納諫此盛德事也鄭公幸遇文皇得盡所欲言君臣道合千古僅覯子固欲因唐事摩切後世君臣故以諫諍不當掩立說前幅將太宗之怒及其後之悔寫出無限虛波意似專美鄭公但進諫納諫實相因而見再引太甲成王伊周爲勸引桀紂幽厲始皇爲戒借證分明題無餘義而或曰以下又作數層披剝引經斷義洗發盡情韓柳駁義有此筆法子固直與頡頏

劉二至曰杜詩云避人焚諫草其來舊矣宋趙安仁有所獻納退必焚稾皆以爲美談蓋焚稾者焚其稾之存於已耳非焚史官之所掌也此處兩不相礙

鍾伯敬曰忠誠自至恐鄭公不敢當得君而然似之矣　孫月峯曰文機動盪如走盤之珠

續編云韓魏公嘗爲諫官所存諫藳三卷自序云欲歛而存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从諫之美司馬温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景仁爲諫官公以藳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葢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温公爲彰君之過如温公言則魏公爲掠君之美葢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委曲分疏不自覺反墮一偏不如曾公此論爲明白正大而無弊也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萬世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眞，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詭誕；其下足以盡

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汙及其事多而憂淺慮遠之激托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

憫時憂國而有觸于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于朝譖之投規于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

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愚按此雖借題發揮然公經濟文章實足並驅爭先非夸語也

國體辨

或曰事之弊作而更之歟安而弗顧歟曰作而更之也人之不善按而誅之歟安而弗顧歟曰按而誅之也然而作而更弊世以爲紛紛也按而誅不善世以爲刻訐也何謂歟曰有以也事之體有小大罪之情有深淺彼以繫者大而罪也深任忠義者之視之也則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未果也何則爲國家天下之計然也人見忠義者之然也不識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然也我顧不能然歟當

其坐於府立於庭而議之於四方使彼其繫者小而罪也淺而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不果也甚者搆而後之也爲國家天下之計乎則未然也於是謹然厭其紛紛也病其刻訐也豈惟厭且病歟當世誠有任忠義者爲其所當然則上必惡彼紛紛者之所行刻訐之所存皆讓焉誠有任忠義者爲其所當然則不之見信幸而信則姦與庸者得扳厭且病之事而閧之矣嗟夫事有似之而不然者此是非之所以亂虛實之所以眛不可惡也歟惡則

如何亦察焉其請而更者利害也大繫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者之事其請而誅者姦佞也大繫於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之事也反是也則末矣然則弊之細也惡之淺也安而弗顧歟曰考其弊而更之得其大者焉審其罪而誅之當其深者焉則細且淺者熄焉覩細者之可憂抑其不熄則徐徐而治可也豈安而弗顧也歟或曰彼雖紛紛也刻訐也然其於事也情歟曰或情不情焉雜也然則凡彼之所美也有讓而不情情而不以其地則

罪始讓者歟否則彼之紛紛也刻許也或情或不情時也罪忠義亦可歟

愚按治固有體如唐置府兵宋裁藩鎮之誅四凶周公誅管蔡乃所謂大繫國家天下者故利不十百不變法罪不衆著不擅刑否則更張誅罰之不當無以厭服乎人心而國體愈輕褻矣庶寧變法而濫刑隨之公豈有爲而言之乎此篇亦類藁所鈌由唐選文編蒐入

邪正辨

正者一、邪者一、烏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歟、曰攷其實焉爾。言者曰某正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爲迹之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搆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也有閒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遹

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攷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攷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治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貲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

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閒於冥冥之閒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致之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致也苟致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搆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致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聞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邇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

不之辯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致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致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邪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捨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開之於冥冥之間於討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烏有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致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致

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爲賢大佞之爲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以攷其實矣豈不可歟知（知疑作如）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頋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口者解（闕文）

愚按人品難知循其迹又必本其情質其效攷其實自是辨別邪正本領

說勢

周之初天下列爲諸侯而居者以千數力小易使也埶便易治也此所以不惟承號令奉職貢而已固實有以翼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兼數千里而王令之不能誅之不能加之并爲六國合爲秦而周亡矣非封建罪也地過王制也漢興襲其衰制爭亦大亂秦人壤列國而郡縣之其埶誠小而易使也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覸徙置守宰若奕棊然爾埶甚便而治豈得行也上之與吏吏之與民不異於燕趙之

相觀一有變則翻而從寇爾而能有以翼天子乎故一夫唱叛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守宰亡具甚耳今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且從而更其事以爲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天下之存亡眡其大倫大法之治亂爾其次惟其所制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埶便而易治皆善也地過王制埶奪於下皆害也借使韓魏燕趙列爲百里之國而侯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埶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以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埶豈不誠易知哉

後世矯前之敝法寖藩鎮權功成求遂矣然而尚未反守宰之分職伸州縣之幹翼其計之未善也萬一水旱疾疫其或有覬倖之人出者州縣其胡以備之徐樂山濤之論可不念耶誠念之不難擇人而任之分執而使之如斯而已矣

愚按封建郡縣古今因革大端前賢之論詳矣衆建而少其力乃不易之制宋罷藩鎮而勢趨于弱故公論及之末段論守宰勢力不足自治自衛不免遺變無備郎元明季世之事已預籌之矣

說用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嚙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于虛空以蓄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雪霜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聲充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雪霜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羣而居

縫而衣燧而食築土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器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有以知之

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于內而莫顯于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于上而陰被于下馴于其心而不可彊通于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于儀繁于聲音執于器據于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愚按此篇元豐類稿中遺漏而唐荆川先生文編登之蓋用之時義誠大矣哉其彰施于外者猶淺

而易見其默運于中者實深而難知此公從易理
中詮出如許妙義也

雜識一

孫之翰言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當作忠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

陳明卿曰適莫之害如此

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

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廼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爲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陳曰好進之人不可與謀存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曆之閒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

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鍾伯敬曰今之執政議朝廷事大率富公而已安知所謂法哉宜公之拈出而感嘆也

愚按嘗傳韓范富歐殿上相爭下殿不失和氣以爲美談觀於此識則用法依違又不如之翰之論爲正矣古人事每有旁見側出者亦可補史氏之闕

雜識二

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廼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

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卒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所與行者廼未從道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

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

陳明卿曰一嚇而止

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

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英宗廟諱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

鍾曰如此方可謂有制之兵

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其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厲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

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戸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旣敗多竄山谷閒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

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鍾伯敬曰立軍制明賞罰日行不過一驛立行伍明約束守備甚嚴此兵之正也至風雨夜半度崑崙關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此兵之奇也非正無以爲戰非奇無以爲勝觀青之方略而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愚按公留心用兵機宜故東南益兵劄子籌畫精詳至送趙宏序與孫司封書于儂智高情形不啻流涕痛哭矣此識狄公平寇方略正公快心之事亦公得意之筆令當日佈置料敵光景栩栩飛動其論貴望請托邀賄冒功今古同慨而狄公危言中仍復婉切真不僅介胄中人規模也

未從道未字疑作朱楊云時有朱從道嘗知太平州漢亦有未姓未夾知天文

止

